

未有積德累仁抱才蘊學卒不享爵祿者吾未
之信儻吾子塵牢可踰俗桎可脫自今十五年
後待子於三十六峰願珍重自愛復出來時車
門握手言別別訖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見嵩
山嵯峨倚天得樵徑而歸及還家已歲餘室人
招魂葬於北邙之原墳草宿矣於是璆韶捐棄
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

廣陵妖亂志

唐 羅 隱 撰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
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
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其後亦
慮多言者有所漏洩因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
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貺遂絕駢
聞之以爲信然乃謝絕人事屏棄妾媵賓客將
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洗浴齋戒

詣紫極宮道士拔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
拜起纔終已復引出自此內外擁隔紀綱日紊
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倘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
遂固用之自謂磻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
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駙馬皆
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
此江陽縣前一地祗小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
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爲冥
助遂修崇之迴廊曲室粧樓寢殿百有餘間土
木工飾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
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駢凡有密請卽遣二人
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於公
廨邸北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
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肩鑄
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
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窓繡戶殆非人
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
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

云延和高閣上千雲小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降
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妖也用之
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
空中謂見羣仙來往過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
指畫紛紜略無媿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
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
云后土夫人靈仇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
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葦席數千領
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綵
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
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常郎廟成有人於西
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尚未寧謾勞
淮海寫儀刑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
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魏岫拂眉青常郎年
少耽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
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
碑材於宣城及至楊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
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

柵緝如故因令楊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
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
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
自然而至卽令兩都出兵仗鼓樂迎入碧筠亭
至三橋擁鬧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僞云人牛拽
不動駢乃朱篆數字帖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
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楊子有
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
牽碑悞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絕倒比至失守

師鐸之衆竟自壞墉而進常與丞相鄭公不叶
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宰執之間有陰圖
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
於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於深
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更爲之否若有但請
此人當之無不蓋粉者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
老夫人不爲此戲手足生踈然爲令公有何不
可及期衣婦人衣匿于別室守一寢於駢臥內
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

皮囊中馘血灑於庭戶簷宇間如格鬪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日蒙仙翁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又有蕭勝者亦用之黨也納五百金賂于用之用之日爾何欲曰欲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爲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日用勝爲鹽城者不爲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

月遂匣一銅匕首獻于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之間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段燒燹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虵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

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
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
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
歸真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
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
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爲鶴大如小駟羈轡中
設機捩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
視空濶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飛鍊金丹
費後資財動逾萬計日諸月諸竟無其驗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
父璜以貨茗爲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
廣陵爲歌鍾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
善酒肆多與羣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
旣惠悟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履搖箠匿家
與奴婢等居數歲璜卒於家乾符初羣盜攻剽
州里遂他適用之旣孤且貧其舅徐魯仁賙給
之歲餘通于魯仁室爲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
道士牛弘徽弘徽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

之傳其驅役考召之術弘徽旣死用之復客于
廣陵遂縠巾布褐用符藥以易衣食歲餘丞相
劉公節制淮左有蠱道寘法者逮捕甚急用之
懼遂南渡時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輕
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
詣渤海親人俞公楚竒之過爲儒服目之
曰江西呂巡官因間薦於渤海及召試公楚與
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爲制其
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不可也自是出入

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
固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廣陵公
私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
海益竒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
拱馮綬董僅公楚歸禮日以踈退渤海至是孤
立矣用之乃樹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
則厚以金寶悅之左右群小皆市井人見利忘
義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書神符無日無之更
迭唱和罔知愧耻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煩

刑重賦率意而爲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竊發之變因請置巡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授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陰狡兇狠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傭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已者縱謹靜端默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累足屏氣焉

高駢嬖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爲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中羽翼不久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駢於碧筠亭妖形鬼態辯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盡日忘倦自是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十萬緡

其兇邪陰狡用之幾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
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
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起使
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爲之柰何殷
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卽指師儒
之第爲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
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感師儒攜挈老幼匍
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遷其族而家焉殷足
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

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
唯與殷款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密坐同
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卽恣意搔捫指爪之間
膿血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
言駢曰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
有一犬子每聞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
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
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如此高虞常謂
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也殷性躁虐知揚

州院來兩月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光啟二年
僞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
頭爲邏者所擒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
條旣縛入城百姓聚觀交唾其面尋撮其鬢髮
頃尅都盡獄具刑于下馬橋南杖至百餘絞而
未絕會師鐸母自子城歸家經過法所遂扶起
避之復蘇于橋下執杖者尋以巨木踣之騶殿
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布於遠
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殷曰男子患於不得
遂志旣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死
者至是果再行法及棄屍道左爲仇人刺其目
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峰
吳堯卿者家于廣陵初傭保于逆旅善書計因
出入府庭遂聞於縉紳始爲監鐵小吏性敏辯
事之利病皆心記口調悅人耳目故丞相李蔚
以其能首任之高駢因署堯卿知泗州院兼利
國監尋奏爲刺史制命未行會軍變復歸廣陵
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州院兼權糴

使僞朝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問
貴賤苟有岐路縱廝養輩必歛衽以金玉餌之
微似失勢雖素約爲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
言趨利背義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
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汚官省三數年間盜用
鹽鐵錢六十萬緒時王榮知兩使務局下堯卿
獄將窮其事爲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
人識是堯卿者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
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爲仇人所殺棄屍
衢中其妻以紙絮葺棺歛之未及就壙好事者
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
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爲笑端

予讀溫公通鑑載高千里爲張呂迷惑事則
甚疑之以爲千里本才士且有將略乃受左
道愚弄不異兒童豈耄年喪志而然邪及考
他書始知是記出於羅隱隱嘗不禮於千里
作此快之其間增飾之誣固自不免溫公乃
信之不疑如李繁鄴侯家傳詞多虛美則又

盡載無遺其楊右相冰山之說亦開元遺事
之僞也人謂史遷好奇多愛溫公亦未免邪

崔少玄傳

唐王建撰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
神人綃衣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
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
紺髮覆目耳璫及頤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
十八年歸于盧陞陞小字自列歲餘陞從事閩
中道過建溪遙望武夷山忽見碧雲自東峰來
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陞曰玉華君來乎陞怪